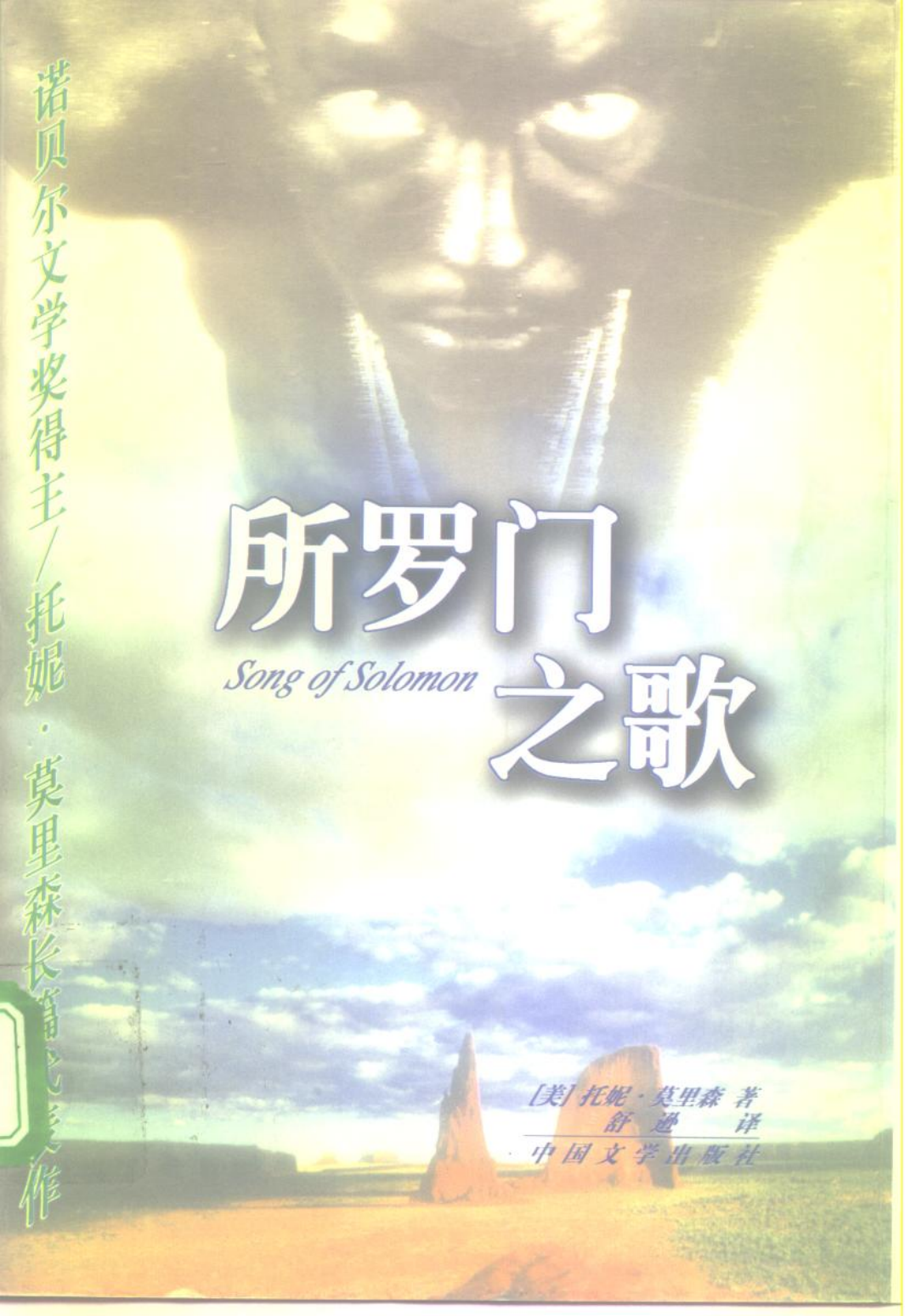




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舒 逸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托妮·莫里森长篇代表作

I712.4
61

94320



200423023

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舒逊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托妮·莫里森长篇代表作

(京)新登字 137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01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罗门之歌/(美)托妮·莫里森著;舒逊译.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2

ISBN 7-5071-0322-6

I. 所… II. ①莫…②舒…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1504 号

责任编辑:文 钊

装帧设计:续蓓虹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272 千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80 元

托妮·莫里森

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

——瑞典学院

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为《旧约全书》中的一卷,传说为公元前十世纪英明睿智的希伯来国王所罗门所作,是一组富于戏剧性的爱情诗歌,亦被称颂为“歌中之歌”。

——译者附注

0120-106

献给爹爹

让父亲们得以飞升
孩子们得以知道他们的姓名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北卡罗来纳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夸口说要在三点钟从梅西飞越苏必利尔湖。在两天以前他在他的黄色中房子门上贴了一张告白说：

本人将于 193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凭借我自己的一双翅膀从梅西飞走。请宽恕我。我爱你们大家。

(签名)罗伯特·史密斯
保险经纪人

史密斯先生没有像林伯^①四年以前那次飞行那样吸引了那么多人——只来了四、五十人——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他的告白时已是他选定飞行的这个星期三的上午 11 时了。在并非周末的这样的时刻，口头传闻不过是缓缓地进行着。孩子们都上学了；男人们在上班；大多数妇女都在系紧胸衣准备出去看

① 林伯(Charles A. Lindbergh 1902—1974)：美国飞行家，单人飞行直越大西洋的第一人(1927)。

看肉铺会白送些什么牛尾或下水。只有那些失业的、自己干活的和很小的孩子才会在场——他们或是因为听到传闻赶来的，或是偶然经过的——指那些正巧在这个时刻赶到这“不叫医生街”外滩一端的那些人。“不叫医生街”这名字邮局是不承认的。市区地图把这条街标为“大马路”。但是市里唯一的一位黑人医生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当他在 1896 年迁到这条街上时，他的病人没有一个是住在这条街上或其附近的，于是他们便把它叫作“医生街”。后来有其他的黑人搬来了，邮政成为他们传递信息的通常手段了，从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及佐治亚各地寄来的信封上写着“医生街多少号”的函件便开始到达了。邮局职工总是把它们打回去或转到死信处收存。但是到了 1918 年，当黑人被征兵入伍时，有些人便在征兵处的地址栏上填上了“医生街”，从而这个名字也就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了。但是时间不长，有些把维护城市路名当成他们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职责的市议员们为确立“医生街”从未成为官方使用过的地名这一权威性观点，而且他们知道只有南区居民爱用这个名字，于是便在南区的商店、理发馆和餐厅里贴上布告说：从滨湖的外滩路到通向宾夕法尼亚去的 6 号、2 号公路交叉点，在鲁泽佛德街及布罗德韦之间并与之平行的那一条南北向街道一直被称为，今后也将继续被称为“大马路”，不叫“医生街”。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澄清问题的公告，因为正是由于有了它南区居民才记牢了这件事；同时也使市议员们得到了满足。人们便把这条街叫成“不叫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它北头的那座慈善医院叫“不慈医院”，因为这座医院到 1931 年，也就是在史密斯先生从圆屋顶跳下来的第二天，才第一次允许一个

黑人产妇把孩子生在它的病房里，而没有让她生在它的台阶上。医院对这个妇人格外施恩并不是由于她是这个黑人医生的独女。因为在他从医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医院的各项特权，他的病人只有两个被慈善医院接收住院，这两个人都是白人。而且到1931年，这位医生早就去世了。她之所以被接收住院一定是因为史密斯先生从他们头上的圆屋顶跳下来这件事的缘故。无论是不是由于这小身材的保险公司经纪人认为他能飞的信念帮助她得到了一个产子的场所，这件事肯定帮助她确定了这次产子的时间。

当这个已故医生的女儿看见史密斯先生按照他的告白准时从那圆屋顶后面出现（他那宽大的蓝绸制做的翅膀向前扑扇着围起前胸）时，她吃了一惊，把带盖的小花篮失手掉在了地上，撒了一地红绒做的玫瑰花瓣。花瓣被风吹散，上下飞舞，落在一堆一堆的积雪上。她那两个半大的女儿到处奔跑试图去接住它们，而她们的母亲却抱住了自己的下腹一个劲儿地哼哼着。玫瑰花的飘舞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那呻吟的孕妇却没有理睬。人人都知道玫瑰花是女孩们花了很长时间描了花瓣，剪下来，用那些昂贵的丝绒材料缝制成的。况且吉尔哈德百货公司是绝对不会收买弄脏了的成品的。

一时之间场地上显得很热闹。大人们也参加收拾残片，免得被雪浸湿——或者把吹起来的捉住，或者小心地从雪地上拣起。那些很小的孩子则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看屋顶上那用蓝绸裹身的男子还是看地上飞舞的红色小花瓣。当一个女人突然唱起歌来的时候他们这种迷惘才算得到解决。那站在群众身后的这个歌手的穿着很差，和那穿着体面的医生的女儿形成了对照。后者穿的是一件整洁的灰大衣，肚脐上打着一个传

统式的孕妇结，戴着一顶黑色的窄边小帽，脚上穿着一双四眼高统女套鞋。那唱歌的女人戴的却是一顶用毛线编织的圆顶帽，把额头盖得很低。她没穿冬大衣，而是用一件旧被裹着身体。她的头伸向一边，眼睛盯着罗伯特·史密斯先生，以洪亮的女低音唱道：

啊！甜大哥飞去了

甜大哥走掉了

甜大哥掠过天空

甜大哥回家了……

在那四、五十人当中，有几个人凑到一起彼此碰碰臂膀、嗤嗤地笑着。其他人则静静地听着，就像那是看无声电影时那烘托气氛的钢琴配乐一样。他们就这样站了一段时间，没有人向史密斯先生喊话，所有的人都被身边琐事纠缠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医院里来了人。

医院里的人一直在从窗口向外看着——起初是有些好奇，后来围观群众好像都拥挤到医院院墙的墙头这边来，他们便开始有些嘀咕了。他们怀疑是不是那些种族主义活动家常常喜欢组织的那种运动将在这里进行。但是当他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标语牌和发表演说的人时便从医院里走到寒冷的街头上了：其中有穿白大褂的外科大夫，有穿深色夹克衫的医务处、人事处员工，还有三名穿着浆洗得平平整整的罩衫的护士小姐。

当他们看见史密斯先生和他那双宽大的蓝翅膀、那女人的歌唱以及散落在地上的红绒玫瑰时，他们一下都给惊呆了。

有些人一时以为或许这是一种什么宗教仪式。上帝君临的费城^①离此地并不遥远，也许那两个提着花篮的女孩是上帝的两名贞女。但是一个镶着大金牙的人的笑声把他们从幻想中唤醒，终止了他们的白日梦，于是他们这才迅速地投入了工作，吩咐着一些帮忙的人。

一位护士小姐想从这一片混乱之中做点有效率的事情，向周围望了望围观群众的脸，发现了一位膀大腰圆的妇女，一付如果她愿意干就是移山填海也非难事的样子。

“嘿，你！”她说，向那膀大腰圆的妇女走去。“这都是你的孩子吗？”

那膀大腰圆的妇女慢慢地转过头来，这一声轻慢的招呼使她的眉毛扬了起来。随后，当她看见了是位护士，扬起的眉毛低了下来，用手遮住了耀眼的光线。

“小姐？”

“派一个孩子到急诊处，告诉他去通知警卫快到来这儿。那个男孩就可以去，那个。”她用手指着一个有五、六岁目光炯炯的男孩。

膀大腰圆的那个女人顺着她手指方向朝她指的那个孩子一望。

“吉他^②，小姐。”

“什么？”

“吉他。”

护士小姐望着那膀大腰圆的女人好像她说的是什么外国

① 此处也指与美国费城同名的《圣经》中的古城（见《新约全书》）。

② 吉他(Guitar)即六弦琴，这里用做人名。

话似的。然后她闭上嘴、又看了看那目光炯炯的男孩，把手指交叉拢在一起，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对他说：

“你听好。你绕到医院后身的警卫室，那门上写着‘急诊处’，Emergency Admissions，A-D-M-I-S-I-O-N-S。警卫会在那儿。告诉他到这里来——跑步。现在就去。快去！”她放开拢在一起的手指，用两只手往前一撑，手掌推向寒冷的空气。

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男人向她走来，嘴里喷着呼出的白色烟雾。“救火车已开出来了。快回屋里去。会把你冻僵的。”

护士小姐点了点头。

“你拼掉了一个S，小姐，”那男孩说。初到北方的他对这里还不熟悉。他刚刚开始了解他可以和白人顶对着讲话了。但这时那位护士小姐已经走了，不住搓着她那冰凉的手臂。

“奶奶，她拼掉了一个S。”

“还忘了说一个‘请’字。”

“你猜他会真往下跳吗？”

“精神病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是做什么的。”

“收保险费的。一个神经兮兮的人。”

“唱歌的那个阿姨是谁？”

“那人哪，宝贝，那是个不上等级的小人物。”但她一看那唱歌的女人，脸上便露出了笑容。因而那目光炯炯的男孩以至和看医院房顶扇翅膀的人一样大的兴趣聆听着那女人的歌声。

当执法人员正被召唤到场的时候，围观群众开始有一些忐忑不安了。他们人人都认识史密斯先生。他每月到他们家来两次，为的是收一美元六十八美分，然后在一张小黄卡片上

注明日期和每周八十四美分的保险费。他们总是会拖欠半个来月，还絮絮叨叨地对他说交得太早了——在此之前先对他说一大套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好像我刚把你打发走。”

“我一看见你就烦。真烦。”

“我早就知道，我只要一有了两个一角银币你就来了。比收割机来的还勤。胡佛^①知道你这号人吗？”

人们骗他，要弄他，告诉家里的孩子对他说他们出门了、病了或到匹茨堡去了。但是都真把那张小黄卡片当成一件事——小心地把它和房租收据、结婚证书和过期的工厂工作证章一起放在皮鞋盒子里。史密斯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从始至终面带微笑，几乎在全部谈话时间内都把他眼睛的视线盯在对方的脚上。他在工作时穿一身西装，但是他的住房却并不比他的那些主顾强。人们谁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女人，在教堂里除去偶然说一声“阿门”之外他从不讲什么话，他从来没有打过人，到天黑之后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所以人们猜想他大概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这个人总是和疾病和死亡结缘。这两项在人们手里的小黄卡片背面那张北卡罗来纳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图像上却看不出任何迹象来。从慈善医院房顶上跳下来是他所做的一切中最吸引人的一件事，谁也没想到他会干这个。人们彼此低语着：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你是永远也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

唱歌的女人收住了歌喉，嘴里仍然哼着那曲调，穿过人群向那做玫瑰花瓣的女人走去。她仍在捧着肚子。

① 胡佛(Herbert Hoover)：美国第31届总统，任期1929—1933。

“你应该让自己身体保持暖和一些，”她轻轻碰了碰她的臂肘向她低声这样说。“随着早晨的到来，一只小鸟儿会在这儿降生的。”

“哦？”做玫瑰花瓣的女人说。“明天早晨？”

“今天一过就是明天。”

“不会吧，”那做玫瑰花瓣的女人说。“时间不到。”

“不。正是时候。”

两个女人正在面面相觑，霎时围观群众中发出一片震耳的呼声——一种颤动的“喔”声。史密斯先生一时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正在勇敢地扒住从圆屋顶上突出的一根三角形的棱木。那唱歌的女人马上又开始唱起来了：

啊 甜大哥飞去了

啊 甜大哥走掉了……

在城里的消防队员正在穿上他们的大衣。但当他们赶到慈善医院时，史密斯先生已看过玫瑰花瓣，听过那首歌，跳进茫茫的大气中去了。

第二天，一个黑人婴儿第一次在慈善医院里面降生了。史密斯先生蓝色的绸翼一定给这孩子留了点印象，因为当这孩子四岁时发现了史密斯先生在世时所发现的那件事——只有飞鸟和飞机才会飞——从此他便对自己丧失了一切兴趣。没有这种天赋的生活使他悲哀，使他的想像力如此匮乏以至连不恨他母亲的人也觉得这孩子有些迟钝，而那些恨他母亲的，在接受他母亲邀请到他家喝茶，羡慕医生留下的有十二间居室的深色大房子和绿色轿车的人把他说成是个“怪模怪样

的”孩子。其他人，那些知道这座大房子并不是什么宫殿而是个监狱，那辆道奇轿车只供星期日使用的人，为露斯·福斯特和她两个不大起眼的女儿感到悲哀，管她的这小儿子叫让人捉摸不透的、甚至是有些“神秘”的怪孩子。

“他生下来带着胎膜的吗？”

“你当时应把它晒干沏一杯茶喝了。不然他会撞着鬼的。”

“你相信那个？”

“我不信，可老辈人是那么说的。”

“喏，反正他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瞧他那双眼睛。”

然后她们从上牙膛撬下来一些没烤熟的发糕屑，又去观察那孩子的眼。而他则尽量老实地面对这些人的凝视，在向他母亲递过一个恳求的眼光之后，才获准离开这间屋子。

他要小心计划好，从前廊走出去，背负着身后大人们说话的嗡嗡声，用力拉开通往饭厅那沉重的双层门，溜到楼上，在不引起像玩偶似的坐在堆满红丝绒布头的桌前的莉娜和科林斯注意的情况之下，越过那些卧室。他姐姐们下午做红绒玫瑰。她们做的那些鲜艳但没有生气的玫瑰要在小篮子里待上好几个月，吉尔哈德公司才会派伙计弗莱迪来告诉她们公司可以再要一批货。如果他能从他姐姐们身旁溜过去而不招来一阵奚落的话，他就会跪在他屋子的窗台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他在地上非得平站着。这幢医生的房子的寂静，只会被吃发糕的女人的噉声所打破。这只不过是寂静而已，它并不是平静。因为这种状态在此之前并且不久之后就会因梅肯·戴德^①

^① 梅肯·戴德(Macon Dead)：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姓名，梅肯原是个地名，而戴德这个字是“死了”的意思。